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③

◎创作谈

文学记录中国

——《当代》主编孔令燕访谈

何平

中国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何平：今年是《当代》创刊40周年。《当代》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成果。2014年，《当代》明确地把“文学记录中国”作为办刊宗旨。当时恰逢《当代》创刊35周年，“文学记录中国”其实也是《当代》的办刊传统和精神品格的确认，说是“刊魂”也不过分，你作为《当代》现任的社长和主编，如何理解“文学记录中国”？这在你的办刊实践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孔令燕：《当代》创刊就是随着新时期思想和社会的开放应运而生的。“文学记录中国”既是杂志的发展轨迹，又是现实主义办刊宗旨的具象描述。自1979年创刊起，前辈们就将现实主义确定为办刊宗旨。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宗旨阐述为“文学克隆真实，关注现实民生”。2014年我开始全面负责杂志工作，正逢《当代》创刊35周年，就建议把办刊宗旨用更加当代化的语言、更加精准有力的句式，概括出来。最后议定为“文学记录中国”。《当代》发表的作品，几乎就是一部文学性的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史。每一部重要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进行了文学化呈现，从中能看到中国如何从过去那个时代，一步一步地走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当代》走过的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种变化和成果的参与者、见证者，《当代》的确是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了国家发展的进程。

具体到办刊中，最主要的是在选稿、约稿、审稿的过程中，时刻想着“文学记录中国”的宗旨。这是我们取舍一部作品的底线。一部作品，除了艺术性和文学性，我们更看重的是作品的现实性、社会性，希望能用文学作品来记录我们时代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何平：说“文学记录中国”，可能会想到报告文学。《当代》的报告文学确实有过不俗的表现。文学界对《当代》的印象，一个是现实主义文学重镇，一个是长篇小说重镇。事实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像《当代》发表了这么多重



孔令燕

要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文学在改革时代的文学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这个深化过程很大一部分都和《当代》有直接关系，你是如何看待现实主义文学和这个过程的？

孔令燕：推动和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当代》几代人共同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大道至简，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根本还是来自于社会现实的变化。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外部到内部推动或激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化。巨变的社环境推动作家们去自觉地感知、思考社会发展背后的规律和原因，如全球化进程、城市化发展、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等等，显性或隐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些影响落实到文学创作上，都可以通过某个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体现出来。

何平：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代》创刊40年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像《芙蓉镇》《白鹿原》《尘埃落定》《活动变人形》《古船》《人间正道》《沧浪之水》《暗算》《新星》《藏獒》《古炉》《高兴》《第九个寡妇》《英格力士》《梅次故事》《我的丁一之旅》《圣天门口》《笨花》《安魂》《中国式离婚》……等等，我们会意识到现实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有着怎样发展的和丰富的内涵。也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当代》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是一家特别具有开放气度的文学刊物，不能一提现实主义文学马上想到的就是过时、保守。《当代》的很多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不只带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也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经典。

孔令燕：第一任主编袁兆阳先生



北奥

奖的作品《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以见证者、参与者、旁观者的角度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进行全方位再现，重塑历史图景的过程也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的过程，叙述者“我”经常溢出叙事之外，直接抒发作者的感受或对事件进行补充、评论，用书写纪念、再现“奥运”所联结的海外华人群体的情感互动与家国情怀；第三类是以观察者的角度表现他对现实中国、生活美国的感受和体验，在冲撞和对比中开启思考的空间，比如“老北回国记”中对现实中国乡村、都市变化的记录，“网络博文锦集”中以友情、美国生活为主题的作品等。

对于北奥来说，奥运会在2008年的北京举办，是重要的情感“刺点”。北奥不仅以留学生的身份参与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他还见证了许多重要的时刻，写了多篇感言、采访和报道。因而，当奥运会在2008年真正走进中国时，对祖国的热切关注让他记忆重新复活。北奥以见证者、参与者的角度重新讲述那些往事，再现时光之外的中国故事，呈现出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在对洛杉矶奥运会进行回顾的时候，北奥讲述了大熊猫的外交故事，再到10位美国少年被邀请访问北京而引起的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热”，补叙的意义呈现了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中国的跨国故事，也体现了海外华裔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和情感期待。

让沉默的河流说话

徐则臣

我的长篇小说《北上》，写的是京杭大运河。

如果把这条河仅仅理解为舟楫之利，就是来来回回运送粮食和蔬菜，那就错了。中国有五大水系，从南到北依次是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五条大都是东西走向，把中国的版图分割成了六块，这种分割导致各部分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物产、气候等都有巨大的差异。水的力量人类永远不能低估。中国有个成语，南橘北枳，说的是淮河以南产的橘子，到了淮河以北就变成了枳，一河之隔，水土不服，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河这边的方言到了对岸，那边的人可能就听不懂。这个时候，又有一条大河，它从南到北把东西走向的五大水系贯穿在了一起，就像人的大动脉从头到脚把身体里的各个血管支流通通起来一样，这条河，就是京杭大运河。

的确，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始，就不仅仅是一条南北走兵运粮之河，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物候等诸多方面交流融汇的最重要的通道。

文化之“富”，也需要交通便利。列一个数据：有清一代，260年间一共出了114位状元，苏州一地有26位，占了近四分之一。为什么苏州文脉如此发达，源远流长？因为京杭运河经过苏州，这里是交通要道。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4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有京杭大运河，可能这四大名著都不一定有问世的机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康熙皇帝的红人，每次康熙皇帝沿运河下江南，曹寅都负责接待。运河边的经历肯定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进北京，就是坐船走的运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长在淮安河下古镇，该镇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镇，曾是清朝特派盐运使驻地。从吴承恩故乡沿里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老家，江苏兴化。只有对水边生活极为熟悉的人，才可能把水泊梁山的聚义生活写得如此地道，而小说中的梁山，也地处运河边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弟子。老师生活在运河边上，弟子料想也不会跟运河绝交瓜葛。

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条大河，不惟繁忙地转运了粮草，也不仅是政治权威贯彻的通道，还是一条融汇文化乃至催生新的文化与文明的要道。如此评价这条河依然不够，因为深究下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内陆文化的形成，都可以在这条浩荡的大水中部分地找到源头。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讲述，说到底就是讲清楚两件事，一个是横着的长城，一个是竖着的大运河，两件事弄妥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都明白了。以我对这条河的理解，此言非虚也。这也正是我决定以《北上》写这条大河的理由之一。

但我只是个小说家，不管你的书写和探讨的对象如何高深、伟大，你都要以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小说靠什么？人物，故事，细节，结构，语言，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你必须从一块砖、一片瓦开始，沉着笃定地一点一点垒起。所以，我虚构了一个意大利人，他在1901年春天的某一天，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去寻找他的入侵中国的弟弟，另一个意大利人。他在北上的途中与随行几个中国人，翻译、保镖、脚夫、水手，建立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在抵达大河尽头时，他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那些中国人，那个潜藏在中国的弟弟，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从此与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作为漕运的大运河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14年，那些与大运河怀有不解之缘的后人们，在这条大河边再次相聚。于是，汤汤大水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深重纠结的命运。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几代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一种家国历史是以个人的、隐秘的、日常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说还需要什么？激情与爱。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这条大河边也曾生活过多年，这条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长河成为我认识和想象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法和尺度。它是我生活的沉默的背景，写《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让沉默者开始言说，把多少年来我听不懂的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

诺奖作家“库切文集”走进中国读者

本报（任立）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库切文集”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举办首发式暨文集首部作品《此时此地》的读书分享会。《此时此地》是两位世界级的作家J·M·库切和保罗·奥斯特3年间的通信集。外国文学专家陆建德和青年作家蒋方舟以互问互答的方式，分享了书中的精彩片段和关于文学的精彩见解。

蒋方舟是库切的忠实读者，并且通过自己的推荐使非常多的年轻读者接触到库切的代表作《耻》；而陆建德不仅为库切多部书撰写过序言或评论，还到库切家中做客。《此时此地》的作者之一库切来自南非，影响了无数作家的创作，代表作有《耻》《等待野蛮人》等；另一位作者保罗·奥斯特是来自美国的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纽约三部曲》《幻影书》等。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风格颇为不同，库切的作品聚焦于南非社会，对社会现实有比较强的指涉性；而奥斯特作品多写纽约，描述的是都市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成为朋友之后，库切向奥斯特发出邀请，约定两人通信3年，话题不限。

陆建德说，两位作家选择写信或传真交流，因而他们的交流有延宕，虽然慢一些，但有一种特别的亲密感；蒋方舟分享道，即时通信让我们有很多退避的方式，但书信是不能逃避的表达方式，对方诚恳的、洋洋洒洒的叙事会要求我们认真回答。两位嘉宾就体育、电影、文学与时代等等书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近两年，人文社签下了J·M·库切的全部重要作品，包括通信集《此时此地》、3部文学评论及14部小说作品，将在“库切文集”中陆续出版。

据了解，库切的书在国内出版的已有《青春》《耶稣的童年》《夏日》等。



志”，要做到体裁多样、兼容并包，必要有各种文学体裁的丰富和补充。中短篇小说中有许多名篇：王蒙《布礼》、冯骥才《雕花烟斗》、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陈忠实《初夏》、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王朔《空中小姐》、贾平凹《艺术家韩超》、夏天敏《好大一匹马》、叶广岑《太阳宫》、尹学芸《阵亡》、宋小词《直立行走》等等。散文上，设立以纪实、叙事、关注人物命运等为主的“大散文”栏目，如“史记”“讲坛”“纪事”等，目的在于丰富中国散文的当代表达与实践，尽量摆脱“抒情散文”的窠臼，根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编辑要尽心尽力展示别人的好

何平：作为一个好文学编辑，你在文学界是被公认的，我也曾经见过你陪贾平凹参加他的文学活动，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在整个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编辑怎样去做才能算一个称职的编辑？

孔令燕：根据多年的职业经历和人之常情，我以为，编辑和作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基于作品和专业的朋友关系。做一名称职的编辑，是我追求的目标。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编辑，我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精神追求，二是职业素养，三是职业定位。具体到工作中，我比较认同《纽约客》的资深编辑威廉姆·肖的部分说法：“一个好编辑正如同一个好教师，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展示别人的成就。”作为一名编辑，重点是要尽心尽力的把别人的好展示出来，要做到“君子成人之美”。

大海为什么不悲伤

王威廉

邱华栋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将作家的视角楔进探险体验之中。我在阅读时，常被叙事中的激情所感染。作家邱华栋本就是一个激情四射的话语光源，而这次的写作冲动源于世界的远方与人的极限，分明是他那光源的绝佳燃料。3个中篇小说，3个极为好看的故事，分别写了深海潜水、抓巨型鳄鱼和攀登雪峰。3种极限运动，也是他创设的3种极限的心灵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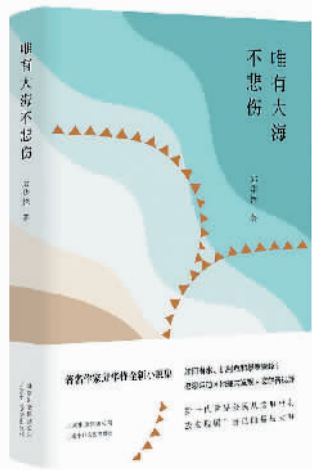
第一篇长篇小说《唯有大海不悲伤》写个人心灵的创伤。孩子被大海吞噬，导致主人公胡石磊的家庭遽然崩溃。胡石磊无法从中解脱，干脆选择了潜水。在大海的深处，他看到了那种生命的狂放：一个物种为了繁衍可以瞬间产卵弥漫视野，但很快又被捕食者吞噬一空。自然生存的残酷时时刻刻在上演，他逐渐理解着自然与生命的原始本能，受过创伤的心也被一点一滴疗治着。

有时候人走得越远，反而离自己的心灵更近，这其中充满了神奇的辩证关系。在《唯有大海不悲伤》中，人对于空间尤其是大海这一高密度空间的观察与探询，唤醒的不仅是人所固有的创伤记忆，而是我们心中那深不可测的大海。

其实，空间上的探寻对人类来说从来都不是游戏，而是对应着一种历史文化上的深层建构。一个当代中国人对这种空间疆域的体认，是需要一个强健的精神胃口才能反刍和品味的大餐。邱华栋的生机勃勃转化成了文学上的盛宴。《鳄鱼猎

人》充满了紧张与动作，追捕白化巨型鳄鱼与追捕奸杀了华人少女的白人谋杀犯并行，构筑了某种当代寓言。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扭结在一起，本身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鹰的阴影》中，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绪。

在邱华栋的叙事中，我对那些遥远的地方陌生到新奇，产生一种微妙的变化。当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像今天这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心灵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这种拓展是一种生命的积累，也是一种生命的修复，这个时刻我们所发出的，将不仅仅只是为了表达我们所看见的，而且更是为了表达我们所不见的、所想象的。就像是那不悲伤的大海。



邱华栋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海外华文作家研究

新移民北奥的京腔京味

朱云霞

北奥是洛杉矶有成就的建筑预算师，也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北美华裔作家，这种“跨界”现象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比较常见，非职业作家的文学姿态往往较为多元，中国经验和异域体验又形成跨文化的思考空间。从文学形式来看，北奥的创作在语言表达、文体、写作方式上较为自由，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本然状态，不少作品还带有美国式的幽默感和浓厚的京腔京味。

北奥的文学作品大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回忆方式讲述他所经历的中国故事，比如获得国务院侨办“恢复高考三十年海外征文比赛”一等奖的作品《小英子的故事》，获得《上海文学》杂志主办的“我与改革开放”主题征文一等奖的《小安子的故事》，以及近作《小闻子的故事》，把个人命运和时代背景关联起来，呈现特殊年代的青春记忆，在怀旧情绪之中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第二类是对中美关系或中美交流相关事件的记述，可以看出中国是他情感认同的指向，如2008年获得报告文学